

《呐喊》汉英翻译中疑问标记的缺失与转换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分析

刘 剑^{1,2}

(1.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2.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要: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发现,《呐喊》汉英翻译过程中有疑问标记“?”缺失或添加的现象,疑问句(尤其是反问句)可译为否定句、感叹句及陈述句,而部分非疑问句,主要为感叹句、带省略号句、含疑问代词或疑问助词的句子,则可译为以问号为显性标记的疑问句。此现象主要由英汉语表达形式上的差异、译者个性化翻译策略以及译者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等因素导致。

关键词:呐喊;语料库;疑问标记;翻译;缺失

中图分类号: H 315.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4-0075-06

The Loss and Compensation of Question Mark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ll to Arms*

——Based on the parallel corpus

LIU Jian^{1,2}

(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rallel corpus of *Call to Arms*, the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re exists the loss and compensation of question mark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 Chinese question (particularly rhetorical question) might be rendered into a negative sentence, an exclamatory sentence or a statement, while some non-question sentences, including the exclamatory sentence, the sentence ending with ellipses or the sentence containing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r auxiliary words, might be translated into a question with an explicit question mark. This phenomenon is considered to be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expressing way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translators' strategy and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or's time.

Key words: *Call to Arms*; corpus-based; question mark; translation; loss

《呐喊》是鲁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实际上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包括《阿 Q 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 14 则短篇小说。本语料库选用的版本为译林出版社 2000 年出

收稿日期:2013-05-22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11WLH08);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1C0197)

作者简介:刘 剑(1974-),男,湖南株洲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版的汉英双语对照版本,英译本(Call to Arms)由杨宪益、戴乃迭翻译,处理后的《呐喊》中文总字符数为64 883,英译本单词总数为50 434,合计115 317字^[1]。《呐喊》中收集的小说虽篇幅较短,但构思奇巧,语言通俗而犀利,能充分反映鲁迅先生的写作风格与语言特色,而杨、戴夫妇的译本质量之高亦为译界所公认,因此《呐喊》平行语料库的构建对于研究原文特色、翻译策略或译者风格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语料库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负责建设的大型汉英平行语料库项目的一小部分,并在建设过程中获得了来自交大外语学院相关技术、资料等方面的支持,它既可作为小型语料库用作专题研究,亦可作为大型语料库一部分。疑问句是汉语四大句型中(余者为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的重要一类,而问号“?”是疑问句独特的句子显性标记,此前笔者曾注意到汉译英过程中,有疑问句的疑问标记“?”会丢失,而非疑问句在译文中则可能被添加上问号。经过文献检索,国内目前还没有其他学者专门用语料库手段做过汉英翻译过程中疑问标记缺失的相关研究,故笔者尝试利用建成的《呐喊》平行语料库针对此现象做一番考察。

一、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构建

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通常主要包括四步:第一,纸质文本的数字化。利用扫描仪将纸质文本进行扫描,以PDF格式或JEPG图片格式保存结果,然后再利用OCR软件进行文字识别。第二,文本的整理与除噪。由于扫描仪扫描和OCR软件识别英文准确率很高,扫描后的文本拼写错误和乱码很少,英文语料的校对花费的时间较少。中文扫描后用OCR工具转换效果较差,一方面,由于《呐喊》原文包含部分英文字母,比如,“S会馆”、“阿Q”、“N先生”、“小D”等,扫描仪扫描中英混杂的文本出错率较高,另一方面,部分汉字尤其是生僻字软件无法识别,而且个别短篇小说采用了圆圈内加中文序数词等特殊符号作为注释,因而扫描识别后乱码较多,校对的工作

量相对较大。接下来,利用Emeditor与Ultraedit等工具对文本进行进一步处理,主要消除多余的空格、空行、软硬回车符等,由于双语检索工具Paraconc无法识别中文标点符号,为方便检索,我们将所有的中文标点统一转换为英文标点。第三,分词与标注。对照原来纸质文本,对中英电子文本进行两遍细心的检查与校对后,用工具ICTCLAS对中文文本进行自动分词并进行简单的词性标注。目前所有的汉语自动分词工具(包括ICTCLAS、Mytxttagtool等)切分与标注词语的准确率尚不尽人意,因而在分词或标注后还需人工进行检查,以纠正比较明显的分词错误。例如,分词后的语料:(六一公公)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软件就错误地将“人才”错误地切分为一个词“人才”,应当人工进行纠正,否则统计“人才”一词的数据就会出现误差。第四,双语语料对齐处理。首先,为了实现段落自动对齐,在对齐之前利用工具Emeditor在语料的每一段的前后分别添加标签<Seg>、</Seg>进行段落标记。接下来,利用Paraconc在段落对齐的基础上,实现语料句级层面的对齐。完成对齐后的语料,选择“Tags”选项输出到指定目录命名后保存,例如,中文语料名称可以包含“_cn”,英文语料可以包含“_en”,以示区别,如语料文件很多则可进行编号,方便检索时加载。

二、翻译中问号的缺失与添加现象分析

表达疑问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相对于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而言,疑问句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疑问语气,且通常以问号“?”作为显性标记。只需通过检索语料中的符号“?”的数量,就基本可以确定疑问句的数量。按常理,汉语中的疑问句翻译成英文时,一般情况下,也会相应地翻译成疑问句,即语料库中中英文问号的数量应该基本相等,但检索结果却推翻了先前的预测。为检索《呐喊》平行语料库中的疑问标记“?”的数量,需在检索选项中选择“Regular Ex-

peression”(正则表达式)选项,然后输入“→”进行检索。值得注意的是,直接输入“?”无法有效检索,必须用“→”进行检索,这里“\”并非表示行尾,而是用作导引符,告诉软件将其后的元字符当作普通的字符来进行匹配。检索结果表明《呐喊》汉语原文中“?”的数量是219,而英译文中“?”的数量为258,再通过 Paraconc 的平行检索功能(Parallel Search)检索语料库中中英文均带有“?”的平行句对,结果为196,即《呐喊》中英文疑问句对译率为 $196/219=89.5\%$ 。最后,再通过平行检索中的不对称检索功能(选择 Not 选项),发现有23个汉语疑问句(占原文疑问句总数的10.5%)
在翻译过程中疑问标记“?”出现了缺失,而有57个英文句子(占英文疑问句总数的24.3%)其对应的原文并不带“?”,但却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了问号。

三、问号缺失原因分析

经过归类,发现出现疑问标记“?”丢失的汉语句子的类型主要为反问句、设问句和择问句(即选择疑问句)。反问句是疑问句中非常重要的类型,其特点是“无疑而问”。王力先生就曾说,“凡无疑而问,为的是加强语意,或表示责难,叫做反语语气”^[2]。“形式上是疑问句,但不要求回答,只是用疑问的形式表达肯定或否定”^[3]。例如,(孔乙己):“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与反问句相比,设问句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力而问,其特点是“自问自答”。例如,“……店么?你娘会安排的。”择问句则是指说话人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的疑问句型。例如,“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

为了跟踪疑问标记“?”在翻译过程中的缺失情况以及译者在英文添加“?”的情况,笔者将 Paraconc 中检索得出的结果以平行语料的方式保存为单个文件,再根据原文中疑问句的类型及在译文中对应的句型作了进一步的统计,表1,发现出现疑问标记缺失的句子主要为三类:反问句

(78.3%)、设问句(22.2%)及择问句(5.6%)。其中出现疑问标记缺失的反问句又主要有译为否定句(占50%)。

表1 原文疑问句被译为非疑问句子情况

原汉语句子特征	频数	百分比(%)	对应的译文	占所处类别的百分比(%)
反问句	18	78.3	否定句(9)	50.0
			感叹句(5)	27.8
			陈述句(3)	18.8
设问句	4	17.4	整句略去不译(1)	16.7
			省译疑问部分(3)	75.0
			整句略去不译(1)	25.0
择问句	1	4.3	以 or 连接的并列句	100

在丢失疑问标记“?”的23个原文句子中,绝大多数为反问句,达16句(占70.0%),设问句4句(占17.4%),择问句仅1句(占5.8%)。从表1中可以看到,译者对待不同的句子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反问句主要被译为否定句与感叹句,两类共占77.8%,而对于设问句,译者的策略基本上是将设问句的疑问部分省略不译。例如,短篇小说《药》中,老栓:“店么?你娘会安排的”。译者将设问句“自问自答”的疑问部分“店么?”略去不译,直接译为“Your mother will see to the shop”,疑问标记“?”因此缺失。译者这样处理的主要原因大概是英文中此类“自问自答”的句子很罕见,直译可能使译文显得啰嗦。

1. 反问句译为否定句

译者为何要将反问句翻译成否定句?我们先看反问句与否定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学界通常认为否定词与反问句关系密切,实际上构成无标记关联^[4]。首先,反问句形式上虽是疑问句,但其实际目的却不在疑问,而是“无疑而问”,其核心功能乃是否定^[5]。反问也称反语,吕叔湘先生就明确指出:“反语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语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语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6]反问句“字面上是肯定的,意思是否定;字面上是否定的,意思是肯定”^[7]。我们注意到,《呐喊》杨戴译本中翻译成否定句的部分反问句,虽然形式上是疑问,但实际上是肯定意义的强烈表达,甚至可以在谓语前直接加上否定词变为否定句,而译者

很多时候翻译的就是反问句隐含的否定意义,即用否定句代替反问句,导致疑问标记“?”的缺失。例如,“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其否定意义是:窃书不能算偷。译者将其翻译为“Taking books can't be counted as stealing”。译者也可采用英语中带有否定意义的不定代词(如 Nothing, None)或程度副词(如 never, seldom 等)来表示否定意义,并不一定依赖于 not 等否定助词,例如,“有什么可怜呢?”,其中“有什么可怜呢”就被翻译成“Nothing to be sorry”。当然,个别特殊的反问句,若其否定形式表达的其实是肯定意义,则有可能译为肯定句,如:“……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其意思是:学生出身的和老官僚没什么两样。

2. 反问句译为感叹句

汉语中,感叹句是表示某种强烈感情的句子,如,赞叹、吃惊、愤慨、恐惧等,句末一般用感叹号“!”。汉语中反问句一般以问号结尾,与英语不同的是,汉语的反问句有时也可以感叹号作为结尾。从形式上看,反问句与感叹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句子,但二者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共性,反问句可用来强化说话人的某种观点或态度,但有时也可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而当反问这种语气都不足以强化该情感时,反问句甚至可以使用感叹号作为结尾。例如,(赵七爷)说道,“你能抵挡他么!”其表达的强烈否定意义是:你根本不能抵挡他。这里是遗老赵七爷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兴高采烈,称“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有万夫不当之勇”,带感叹号的反问句表达了对“八一嫂”等听话人的极端轻蔑、鄙夷、嘲笑与恐吓。在此意义上说来,汉语中的某些反问句有类似于感叹句的功能,因而译者将某些反问句译为感叹句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例如,“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译者直接将疑问句译为感叹句:“Who did this beggar think he was, testing me!”

同理,假如原句是以感叹号结尾的反问句时,则会被翻译成英文的疑问句(被添加上问号)。经统计,《呐喊》中有 17 个感叹句被翻译成疑问句,见表 2,其中就有 16 个句子(占 84.2%)

被翻译成反问句。例如,句子“疯子有什么好看!”在翻译过程中被转换为疑问句:“What's the point of looking at a madman?”

3. 测问句译为陈述句

此外,也有 3 个反问句被翻译成陈述句,但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几个句子基本都是自我忖度式的问句,即测问句,其表示“估测”,即一种心理揣摩活动。张静在《汉语语法问题》中称“测问”为“半问”,即信疑之间,表示一种自我斟酌、不能决断的心理状态^[8]。此时的言语实际上是自我思维的一种辅助活动,而非真正的交际中的会话,因为缺少真正的听话人,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真正的疑问句,因而此类句子被翻译成非疑问句从语用学角度也解释的通。例如,阿 Q 想象“革命”后就可为所欲为,对于阿 Q 的自我忖度——“留几条吗?”,译者直接将其译为了陈述句“But perhaps I would spare a few”。

四、翻译中添加问号的原因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有 57 个非疑问句子被翻译成带有疑问标记“?”的疑问句,这主要包括 3 类句子:①句末为省略号“……”(这里我们不称之为省略句,因为其与省略句完全是两回事);②句中合“谁”、“什么”、“怎么”等疑问代词或句末为“么”、“呢”等疑问助词;③句末带“!”的感叹句。其中第 2 类句子占的比率最高,达 68.4%。我们将译文分为带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无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特殊疑问句、反意疑问句、一般疑问句等几类。这里判定带有反问句与非反问句的标准仍是根据上下文语境,判断说话人是否真正希望听话人回答,即该问句是否真正属于“无疑而问”。

1. 以省略号结尾的句子译为疑问句

从表 2 可以看到,在原文 3 种主要句子类别里,原文被翻译成反问句的比例非常高,达 80.7%。其中,句末带省略号的句子就有一半以上被译成带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例如:“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译者根据原文语气将其翻译为“Why sully a man's good name for no

reason at all ?”孔乙己听到众人说他“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实际上原句的反问语气在疑问副词“怎么”上就已经得到大部分的实现,而用省略号结尾又非常形象地刻画了孔乙己又羞又恼,“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急于为

自己辩解以至于语音中断的情形。虽然此句的省略号有如此妙用,但英文的反问句却一般必须用问号结尾,这实际上是英汉表达差异在标点符号上的体现,而该差异也直接影响汉英翻译中句子标记的转换。

表2 由非疑问句译成疑问句

原汉语句子特征	频数	百分比(%)	译者处理方式	占所属类别的百分比(%)
句末为省略号“……”	8	15.4	带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4)	50.0
			特殊疑问句(3)	37.5
			一般疑问句(1)	12.5
句中含“谁”、“什么”、“怎么”等疑问代词或句末为“么”、“呢”等疑问助词	39	68.4	带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23)	59
			无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3)	7.7
			特殊疑问句(9)	23.1
			一般疑问句(3)	7.7
			反意疑问句(1)	2.6
句末带感叹号“!”	19	33.3	带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8)	42.1
			无特殊疑问词的反问句(7)	36.8
			特殊疑问句(3)	15.8
反意疑问句(1)	5.3			
不含疑问词、感叹号、省略号的陈述句*	1	1.9	带“?”的一般陈述句	100

2. 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英语中的疑问代词(Who, What, Which等)通常只在名词性从句和定语从句中存在非疑问句的用法,一般情况下都用于特殊疑问句中。但汉语中的许多疑问代词(“谁”、“什么”、“怎么”、“哪”、“多少”等)除了疑问用法外,还存在大量的非疑问用法。以疑问代词“谁”为例,它一般表示所询问的特定对象,但在特定语境下,即与某些词共现时,“谁”的指称范围发生变化,不再表示疑问,而表示任指、某指(包括“统指”和“特指”)和虚指^[9]。例如,“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译者将“谁知道”翻译成“Who could tell”。原文中的疑问代词“谁”除了可以与“知道”连用,还可以与“想”、“料”等构成“谁知(道)……”、“谁想……”、“谁料……”等表达方式,这种情况下,“谁”并非表示疑问,而是表示否定和反问,表示事情出乎说话人的意料之外,句子的结尾一般都不用问号。例如,“怎么会吃人”,译者将疑问代词“怎么”译成“how can”并在句末加上了问号。此例中的“怎么”也是非疑问用法(表否定意义),因而句末用句号甚至是感叹号结尾。在汉语中有些句子虽然含有疑问代

词,但句末却可以不用问号,即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但相应的疑问代词翻译成英语中的疑问代词或副词时,该句却必须译成疑问句并带上问号。

3. 汉语疑问助词的作用

与英语相比,汉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疑问助词,如:“吗、么、呢”,疑问助词虽然本身并无实在的意义,却能帮助构成疑问语气,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汉语疑问语气对于问号的依赖。我们发现,虽不是以问号结尾但存在疑问助词的汉语句子,经常会被翻译成带问号的疑问句。例如,“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由于原文中疑问助词的存在,对应的英文成为一个特殊疑问句“what else can I do?”

五、结 语

基于《呐喊》平行语料库的分析表明,汉英翻译过程中有部分疑问句(主要为反问句)被翻译成否定句或感叹句,造成疑问句标记“?”在翻译过程中的缺失,而部分非疑问句则被翻译成疑问句并添加上问号。对于翻译中的这一现象笔者

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1. 英汉语表达形式上的差异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就最先指出汉英语言组织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英语重形合(Hypotaxis),而汉语重意合(Parataxis)。汉语主要靠词汇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组织语言,对形式(比如词语顺序)的依赖程度较英语更轻,而英语是一种形态变化非常丰富的语言,其重要语法功能都是通过形态变化来实现,例如,单复数、时态、格、比较级等。汉语有更丰富的疑问代词,并且疑问代词的位置相对更为自由(英语的疑问代词一般位于句首)。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有一定数量的疑问助词(英语无疑问助词),能够帮助汉语无需借助问号就能构成疑问语气,因而汉语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不是以问号结尾但却是疑问语气的句子。英语各种不同的语气更多的是通过情态动词、动词的时态、语态等结构形式、句子语序、语调以及标点符号等综合在一起来表达的^[10]。换言之,英文中的问号是疑问句句末不可缺少的显性标记,而汉语中的带疑问语气的句子却可以用其它的标点(比如句号、感叹号、省略号)结尾,疑问标记“?”并非不可或缺,正是这种差异导致汉英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出现疑问标记的丢失或添加。

2. 译者的个性化翻译策略

不同的译者由于受各种因素(比如译者知识背景、生活经历、翻译目的、意识形态等)会发挥其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

处理其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从语气或者说语用效果上来看,反问句与感叹句通常都是语气非常强烈的句子,但不同类型的句子间的语用强度存在着等级差异,比如带感叹号的反问句>带疑问号的反问句>陈述句,而译者出于个人的偏好或受其它因素(比如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有意地选择合适的句子类型进行翻译,以强化或弱化译文的语用效果,实现其预定的翻译目标。译者实际上根据个人的理解用反问强化了原文的语气,以实现其所希望的语用效果,实际上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3. 语言的时代特征

我们也注意到,由于鲁迅先生处在一个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替或者说演进的时代,语言的使用处于一种“青黄不接”或者说比较混乱的时期。一方面,该时代的词汇与语法都与现代汉语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吗”是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最高的疑问助词,但《呐喊》中却无法检索到一例含“吗”的句子。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鲁迅先生对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不甚规范,比如,按照现代汉语语法,省略号后面不能跟其它的标点符号作为句子结尾,但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却经常能见到省略号后又紧跟上句号。例如,“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诸如此类的用法,到底是鲁迅先生的个性化用法呢,还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写作特征,仍有待进一步考察,然而标点符号的不规范使用也很可能是造成翻译过程疑问标记缺失或添加的重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鲁迅. 呐喊[M]. 杨宪益,戴乃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2]王力. 汉语语法纲要[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85.
- [3]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4.
- [4]胡德明. 否定疑问句形成反问的条件[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44-47.
- [5]胡德明. 从反问句产生机制看其核心语用功能[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1):55-59.
- [6]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7.
- [7]胡裕树. 现代汉语:重订本[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378.
- [8]张静. 汉语语法问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61.
- [9]张尹琼. 疑问代词“谁”的非疑问用法考察[J]. 文教资料:初中版,2004(15):125-127.
- [10]方小勇. 语气助词在英译汉中的补偿功能[J]. 镇江高专学报,2005(2):11-13.